

▽
0227.6
043

4

駢志卷之五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丙部上

漢魯共王壞舊宅得古文經傳

河內女子發老屋得易禮尚書

漢書魯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又論衡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于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于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按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

校之皆不相應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減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論衡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

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按洪容齋云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秦誓曰附下而罔

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親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與廉舉孝有司奏議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秦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秦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韓嬰與仲舒論

江公與仲舒議

漢書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嬰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于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又武帝時瑕丘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

五經笥

五經庫

九經庫

後漢書邊韶解弟子嘲云腹便便五經笥 又唐書虞

世南云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爲五經笥

北史房暉遠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 又舊唐書褚遂良稱谷那律爲九經庫

姜肱博通五經

張霸博覽五經

後漢書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

又張霸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竝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五經無雙許叔重

五經無對有陸氏

後漢書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北史陸氏于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爲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氏

說經經經楊子行

解經不窮戴侍中

東觀漢記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經經楊子行論難僂僂祁聖元

後漢書戴憑爲侍中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匡鼎說詩

張文爲論

漢書匡衡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顧按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蓋絕知者之聽

又張禹善論語詔令授太子論語使魯無卿及始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樂詳并授五業

楊充精究七經

魏略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并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于遠近

華陽國志楊充少好學求師學古學于扶風馬季長南陽朱明叔潁川白仲職精究七經

易以東矣

吾道東矣

漢書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丁

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
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後漢書鄭玄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
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
年不得見及使高業弟子受于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
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于樓上玄
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
吾道東矣

爲弟子都養

直諸生監厨

漢書兒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

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其精如
此

北史刁冲家世貴達及從師于外自同諸生于時學制
諸生悉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已身自炊爨

帶經而鋤

見上

帶經而農

晉書皇甫謐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
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百日習一經

三年通一經

晉書魏舒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

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
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于是自課百日習一
經因而對策升第

又戴邈曰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

裴昭明遺子一經

柳世隆遺子一經

南史裴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
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
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又柳世隆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
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
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焦贛易林

許曼易林

後漢書焦贛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

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

今焦氏易林
卽贛所著

又方術傳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于
世

漢趙曄著吳越春秋

晉楊方撰吳越春秋

後漢書趙曄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耻于厮役遂
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

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于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晉書楊方少好學有異才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諸葛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賀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于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周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同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農壤必成嘉穀循遂稱方于京師後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章皆行于世

葛洪西京雜記

蕭貢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葛洪自序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爲十帙帙十卷合爲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

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始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并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爾

南史齊宗室蕭賁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

劉向校書于天祿閣

楊雄校書于天祿閣

拾遺記劉向于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卿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前漢書王莽以符命自立時楊雄校書于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三國遺錄魏文帝爲閱書觀讀書千卷者登此觀登者六人而已

楊子雲夢鳳凰集玄上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中

西京雜記楊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又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
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

晉書陸喜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爲自叙其略云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

蕭琛甚祕漢書

謝儵不質班史

南史蕭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唯齋一瓢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二輔舊事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

又謝儵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賣錢荅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受太玄

好太玄

漢書鉅鹿侯芭常從楊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雄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桓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

北史司馬膺之好讀太玄經又注楊雄蜀都賦每云我

欲與楊子雲周旋

鬼之董狐

僧之董狐

晉書干寶爲搜神記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西陽雜俎魏李騫至同泰寺浮屠中傍有執板筆者僧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

錢神論

錢愚論

晉書魯褒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名而著錢神論

南史梁宗室臨川靜惠王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腸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武帝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爲錢愚論

千字文

萬字文

梁書高祖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使周興嗣爲文高祖稱善加賜金帛又御覽引梁書武帝取鐘王真迹授周興嗣令選不重複者千字韻而文之興嗣一宿而上鬢髮皆白大被賞過後興嗣目疾武帝親爲之合藥又

賈氏談錄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希烈問之曰有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兩字依舊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逖逡巡不能對

北史秦王俊聞潘徽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爲賦一行賦成其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

曹憲文選音義

公孫文選音義

舊唐書曹憲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之于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于代

又公孫羅歷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卷行于代

郭子玄竊向秀莊子注

何法盛竊郝紹中興書

晉書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

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南史時有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于是遂行何書

又宋景濂曰齊丘子

六卷一名化書言道德仁食儉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嵩作張文潛題其後云齊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黃老之所謂道德者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

有子焯掌

孫敬懸頭

荀子有子惡臥而焯掌 齊竟陵王頌云有子刺掌脩

名立 桓範世要論云有子好臥則刺其掌

漢書孫敬字文寶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寢以繩繫頭懸屋梁後爲當世大儒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

趙昱歷年不窺園

裴公美經年不出墅

漢書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舊唐書裴休字公美童齒時兄弟同學于濟源別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

謝承漢書趙昱就處士綦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窺園圃親疎希見其面

十五年不窺園

十七年不闕門

後漢書桓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又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

流粟

鄒子曰朱買臣貧賤之時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流粟志在經傳也

後漢書高鳳好學不休其家曝麥令鳳守雞以竿授其手鳳執竿讀書雨大至不覺執竿如故其妻還見麥流

甚以爲怒鳳亦不愧

晉藝術傳幸靈父母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

理其殘亂者

袁宏運租誦詩

高閭送租修刺

晉書袁宏父勗臨汝令宏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荅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北史高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
送租至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談奇之使爲謝中書監
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廬
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知名

王仲任閱書市肆

徐文遠閱書于肆

後漢書王充字仲任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
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宏章句家貧無書常游
洛陽市肆閱所買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
之言

舊唐書徐文遠家貧無以自給其兄小鬻書爲事文遠

日閱書于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

管寧榻穿膝處

蕭藻牀有膝痕

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
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南史蕭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
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
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
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

不讀謝詩覺口臭

不讀老子覺舌強

談藪梁高祖重陳郡謝玄微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郭子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腹笥

肉譜

後漢書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盡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隋唐嘉話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

書簾

書厨

晉書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意劉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簾矣

南史陸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書倉

經苑

拾遺記曹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爲書倉

又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嶮阻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荆爲筆剋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河洛祕與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于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

賈長頭

范長頭

後漢書賈逵傳逵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南史范靈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指范岫也以岫多識前代舊事

皇甫謐書淫

劉孝標書淫

晉書皇甫謐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焉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

南史劉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進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于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蠶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

行秘書

人物志

隋唐嘉話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舊唐書李守素署天策府倉曹參軍尤工譜學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爲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荅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宜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爲五經笥今日倉曹人物志可矣

暗寫五行志

暗疏列女傳

南史陸倕所讀一編必誦于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舊唐書虞世南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又蔣乂字德源七歲時誦庾信哀江南賦數遍而成誦在口以聰悟強力聞于親黨德宗嘗登凌烟閣見左壁積剝上有殘缺文記每行可辨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卽令召乂至對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也卽于御前口誦以補其缺不失一字上歎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奴婢皆讀書

童僕皆呻吟

世說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論衡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

應璩善書記

穆之便尺牘

文章敘錄應璩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又吳質別傳質有才學善爲書記

沈約宋書劉穆之與朱齡石并便尺牘常于高祖坐與齡石荅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并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彌日旦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

郭子玄語如懸河

楊盈川文如縣河

晉書太尉王衍每云聽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竭

唐書崔融與張說評王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楊炯盧照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

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前謙也

高齋學士

青錢學士

南史庾肩吾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

舊唐書張鷟兄應八舉皆登甲科四參選判策爲銓府之最員外郎貞半干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選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爲青錢學士

人益戴焉

之問

謝承後漢書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說經史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戴馮遂重坐五十餘席舊唐書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者賦詩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宋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虬錦袍以賞之

陸澄拜奪舊物

王摛抽掣簞扇

南史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陸澄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

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拜舊物奪將去

又王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慮爲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坐簞執扇容氣甚自得王摘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摘操筆便成文章旣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摘乃命左右抽憲簞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一語一縑

一字三縑

南史何遠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

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評曰先儒學問自不妄語始若何遠庶幾近之矣

唐書裴度辟皇甫湜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彩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又舊唐書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皆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西番寫記

新羅請記

舊唐書馮定初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

諷念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番也見其所館寫定商山記于屏障其文名馳于戎夷如此

北夢瑣言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資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

鮑照才盡

江淹才盡

宋書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爲臨川王義慶所知賞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才盡實不然也

南史江淹字文通少以文章著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嘗夢人自稱張景

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江懷中得錦囊

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旣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躋矣又嘗宿王冶亭夢一大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又乾闥子淹夢神人授五色筆識者謂爲五臟神

漢高帝大風歌

漢武帝秋風辭

史記高祖擊黥布軍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

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
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
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
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
高祖欲去沛公兄故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
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
三日

張晏曰張
帷帳也

漢武故事帝行幸河東祀后土顧視帝京忻然中流與
羣臣飲讌帝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
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
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柰老何 文中子曰
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心
之萌乎

周書明帝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玉燭調秋氣
金輿歷舊宮還如過白水更似入新豐霜潭清
晚菊寒井落疎桐舉杯
延故老令聞歌大風

禰衡賦鸚鵡

謝莊賦鸚鵡

後漢黃祖長子射與禰衡善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
鵡者射舉卮于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賓客衡攬筆而
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南史宋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謝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辨汾陽之鼎賜黃金十斤

辨曲水之集賜金五十斤

漢書汾陽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于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鼎爲周出故名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

瑞拜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

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自賜壽王黃金十斤

晉書武帝嘗問贇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被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束皙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心水之劍曰今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皙金五十斤

馬三
相見各賦一物
相見物爲常談

文士傳張惇子純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驃褭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我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

晉書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 又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

戶牖牆壁各置刀筆
門庭藩溷皆著筆紙

後漢王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尋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袁崧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乃還許下時人稱

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爲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而抱數卷持去蔡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晉書左思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卬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袁宏益韻一句

張融足賦四句

晉書袁宏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北征賦至聖所傳于相傳云獲麟于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于虞者歿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姓之足傷乃致傷于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于天下之後移韻從事然于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云卿思益之宏應聲荅曰感不絕于余心遡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

南史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愷之愷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

即求筆注曰漉沙搗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孔門如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孔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

楊子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詩品云陳思王曹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具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王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覆醬瓿

覆酒甕

漢書楊雄作太玄劉歆觀之曰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

師古曰瓿音
甕小甕也

晉左思欲爲三都賦陸機聞之爲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

何愧張子房

何如霍去病

宋書孝武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

卽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
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
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

南史梁武帝于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
曹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
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
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
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
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曰

詩思不來作鼓吹

用思苦澁求音樂

俗說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旣而思得云鳴鶴
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舊唐書李翰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揚翟爲文精密
用思苦澁嘗從楊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竭則奏樂
神逸則著文曾撰張巡姚閭等傳兩卷士友稱之

文宗激賞公權春日詩

文宗獨諷公權夏日詩

舊唐書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
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
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
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

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久之

又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
長柳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
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

楓落吳江冷

風落吳江雪

舊唐書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所凌轢鄭世翼遇
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以餘篇
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于江信明不能
對擁楫而去世說常侍徐陵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
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

曰吾爲魏公藏拙

李太白詩風落吳江雪紛紛入酒盃

樂天二詩相反

淵明二詩相反

白樂天思竹窓詩不憶西窓松不憶南宮菊惟憶新昌
堂蕭蕭北窓竹又題沈子明壁上云不愛君池東十叢
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
似玉二詩相反

陶淵明詩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
固爲好又作擬古詩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二意相
反

鍾會書善效人

劉超書跡類帝

世語鍾會善效人書于劔閣要鄧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晉書劉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元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

臨池學書

倚井爲書

晉書王羲之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南史齊宗室江夏王鋒好學書幼匿母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辰興不肯拂窓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

書芭蕉

書樹葉

書柿葉

書法范釋文陸羽作僧懷素傳曰貧無紙可書常于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

晉書鄭虔好書嘗苦無紙于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

北夢瑣言梁李琪唐末以文學榮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析因與弘農楊玠藏跡于荆楚間楊卽沂蜀

相盤桓于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跡號華原李長官其堂
兄允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臨流跋石摘樹
葉而試草制詞吁嗟快悵而投于水中梁祖受禪徵入
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彬羈旅渚宮因
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歐陽詢不擇紙筆

裴行儉不擇筆墨

國史纂異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
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若此褚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
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
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

而退

舊唐書裴行儉工草書唐高宗嘗以絹數百卷令草書
文選八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匹行儉嘗謂人曰褚
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
耳所誤草字雜體數萬言並傳于代

尺牘文字咸爲楷範

落簡措翰人爭模倣

舊

唐書
盧知

猷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尤工書落簡措翰人爭

模倣

歐陽詢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
爲楷範焉

一字徑尺

一字方丈

南史劉穆之傳武帝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旣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法苑隋東都內慧日道場僧敬脫善正書大筆寫方丈字天然勁道時號僧傑又高僧傳云其筆管粗如臂可長三尺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意賦筆更不修飾

外夷購柳書

高麗重歐書

舊唐書柳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又高麗甚重歐陽詢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

百濟求書

諸蕃購文

南史寧都侯子顯弟子雲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并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